

◎ 薛好薰

造船廠的童年

散文組優選獎作品



薛好薰



作者簡介

高雄人，臺師大國文系畢業，現任高中教師。曾獲時報文學獎、梁實秋文學獎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吳濁流文學獎、宗教文學獎等，著有《海田父女》、《輪到寂寞出牌》（寶瓶出版社）。

得獎感言

不知怎地，生活上林林總總的事，最後都分別歸放在天秤兩端，有時候左邊黑灰多一點，有時候右邊彩色重一點，就在左傾右斜的搖擺中，努力取得平衡，至少。得知獲獎的那個初秋黃昏，總算有件大大的喜事，重量足以壓過一天的煩憂。那是童年的記憶，在多年之後，發出遙遠的光亮。

造船廠的童年

薛好薰

母親曾在舅舅的造船廠工作，我偶爾也會跟著，和同是學齡前的表姊弟妹一起玩耍，在所有的玩樂裡我最喜歡的是，自告奮勇敲鐘。

其實那不算一口真正的鐘，只是一段小小鐵軌，拿榔頭用力敲擊，便噹噹噹作響，聽起來像鐘聲。這鐘聲是一種通知：該上工了、吃午飯了、午休結束、下班了。對我而言，是一個發號施令的機會，像指揮眾人衝鋒陷陣般，總忍不住使勁多敲幾下，彷彿擁有極大的權力，捨不得放。然後，眼尖地看到阿嬤怒氣沖沖出來制止，便吐吐舌頭，趕快開溜。

舅舅的住家和造船廠在一起，一長列東西向的平房，最右邊就是辦公室，第二間隔成前後，前面是祖先牌位及客廳，後邊是阿公阿嬤的房間，第三間是舅舅一家睡的大通鋪，第四間便是廚房飯廳和衛浴。住家外搭著鐵棚，放著裁切木頭的大型機具，再往外就是露天工地，而造船廠正對著船運繁忙的高雄港口，整個船廠和住家就是屬於我們的

寬闊遊樂場、幼稚園。

辦公室牆壁掛著黑板行事曆，上面密密寫著事項，還有幾個臨時抄寫下來的電話號碼，一張書桌、一個放滿文件夾和書的鐵櫃，沿著四面牆壁是木架，擺放工具和各種尺寸的零件。舅舅和舅媽忙進忙出，比我大幾個月的表姊已經被訓練得可以幫忙接電話，廣播找人。阿嬤不喜歡我們在裡頭喧鬧，總是要我們去別的地方，於是我們便樂得在工廠四周遊蕩。

工廠總是有幾艘不同階段的木造船停駐，有的是剛架好船身龍骨，一根根整齊排列如巨獸的肋骨，工人在肋骨間好像小動物般穿梭，敲敲打打，一根根、一片片地黏上肌肉臟器，創生一隻乘風破浪、吞食魚群的海上巨獸。而有的已經將浸烤且裁切完成、曲度密合的船舷板裝設好了，粗具外型，但船艙裡面的細部工程還在進行。這邊的幾艘還在架構，而另邊有一艘已幾近完成，只等髹上新漆，寫上船名，選擇黃道吉日便可以下水出航。

剛開始不明白，在陸地上建造這樣一艘大船，如何搬到海上？需要很多人前頭拉、後面推、兩邊扶著拉抬，像螞蟻搬運大螳螂那樣嗎？後來才注意到，船一開始便建造在一架有輪子的平臺上，而平臺下有軌道直通前面的海，我常順著軌道走到海水處探看，

港內的波紋細細打在軌道上，可怕的海蟑螂一見到人接近便到處奔竄，讓我也驚嚇地到處跳躲。有時漂來塑膠袋、稻草、空瓶子、保麗龍、枯枝，在軌道和枕木上來回翻滾，海水的顏色很深，軌道就沒人這片看不見的墨藍裡，我很好奇，它究竟一直延伸到海底何處？船會順著軌道一直潛到海中龍王宮去把魚抓上來嗎？

附近有好幾家造船廠，總是充滿嘈雜的聲音，近的、遠的，此起彼落，鐵槌敲打船板之外，當大型電鋸裁切木料發出高分貝刺耳的聲音，連說話都得暫停，否則即使面對面也要嘶吼著，加上比手畫腳、看對方嘴形，才能勉強會意，有時機器聲戛然而止，耳朵突然呈現真空，那放大音量的話來不及收回來，直接砸在耳膜上嗡嗡作響，語句反倒變得一片破碎、模糊。

鋸木頭的聲音暫時停歇後，揚飛在空氣中的木屑尚未落定，眯眼的同時，可以聞到木頭的特有清香，彷彿這海港邊長著一大片看不見的芬芳且茂密的森林，在這個稍寧靜的短暫空檔，大家趕快接續未完的事情，交代完，轉身去喝幾口開水解渴，此時若有冰水，灌下喉，一路冰涼到胃腸，更是消暑。

木頭香味一直在，因為空地堆放很多原木等著丈量、裁切，這些未來的海上巨獸，即使尚未成形，已然散發著混合了自由、冒險、漂浪、凶險、豐饒……等渾厚氣味。而

堆積在電鋸臺下的一層厚厚木屑，踩在上頭異常柔軟，高級地毯都沒有如此的輕柔，那感覺應該就像踩在雲端吧。多年後，當我踩在松針鋪地的山徑時，這股久違的感覺才重新喚起。木屑與零星木頭都有用途，每隔一陣子母親便將木頭裝滿尼龍袋，用光陽機車載回家煮飯燒水，而木屑裝在一個油漆罐中，加上一些柴油，便是絕佳火種，連未上學的我都可以輕易讓大灶生起火。如今想想，即使是些畸零的木塊，都是上好的防水防蟲的檜木，也許當時臺灣的木材資源還算豐富，禁得起這樣浪費，如果是今日，肯定會變成高級的木刻工藝品原料。

有時，腥鹹的海風改變方向，夾著油污汙臭味襲來，蓋過木頭的香馥，港口的海水常浮著一層油漬，起伏反射著陽光，閃耀得異常刺眼。船隻進出頻繁，看大大小小的貨輪、漁船、小艇由不同方向逐漸逼近，劃破這些泛著異彩的浮油，響起警示的氣笛聲，我一旁看著覺得危險，似乎就要碰撞上了，但神奇的是，它們總可以安全錯身而過，行駛在既定的航線，有的抵埠，而有的啟航。

高雄夏日的太陽像猛烈抽著鞭子，抽得皮膚整片的熱辣紅痛，小時候不懂得畏懼陽光，總待不住室內，成天尋找好玩的東西，或在木材堆、鐵軌上來來回回跳耍。母親遠遠看見時，總要喊我趕快進屋裡去。她戴著斗笠，用毛巾蒙覆整整張臉，只露出眼睛，穿

上長袖，在大太陽底下工作，為整艘船塗上防水、防鏽的灰漿。我曾在船下，仰頭眯著眼看母親工作。她一手拿著塗灰罐，一手拿著窄上寬，有斜角的鐵片，舀一些灰抹進螺絲孔洞中，並且利用尖端在孔洞中攪了攪，多次之後孔洞填實了，最後再把洞口抹得和船板一樣平整，還有那些為了讓船板有伸縮空間而塞了麻繩的縫隙，母親也一一塗平，等上了漆後簡直了無痕跡。先前也有別的女工一起工作，但是不知因為貪快或不夠細膩，洞孔總是坑坑疤疤，事後得花更多時間修補，於是船東都指定母親，後來她變成工廠裡唯一的塗灰女工，比其他師傅還忙碌，最高紀錄有七艘船同時建造，時不時便有師傅在不同的地方喊著：「ㄟ，塗灰的啊……」在師傅的眼中，母親只是蒙著臉面的沒有名姓的女工，一天領幾百元薪資，比不上他們的專業和收入。

母親經常就這樣在幾座鷹架間來來回回，上上下下，但這都遠不如在船艙內工作的辛苦。用來裝盛魚貨的冷凍庫蓋得嚴密不透風像只燜燒鍋，烈日高高，持續地烘烤著，如今想來，母親一個人在陽光不到的暗處，就一個小小燈泡塗著灰，也塗著寂寞，體內的水不斷由毛孔湧出，滴滴下來，濕透衣背，簡直要乾涸枯竭了，如果體內還有什麼沒有被高溫蒸發，大概就是希望吧。

即使造船廠是大舅的，母親和其他工人一樣努力，甚至覺得要更努力些，不能落人

口實。每到休息時候，咕嚕咕嚕直灌上好幾杯開水，吞嚥聲就像電視中的飲料廣告，發出極大聲響，感覺非常豪邁。後來才明白，那不知忍耐了多久的乾渴，只能以這種牛飲的方式澆灌。這種喝水的習慣，母親一直到老年都未曾改變，我如今看著她喝水仍是一杯接著一杯，有時候喝得過急而噎到，彷彿喝完之後立刻就要上工，心中總是不忍，她似乎已經忘記可以緩緩來，時間其實多得很。

我也是後來才知道母親原來有點懼高，但是，她如何克服恐懼，顛巍巍爬上船身外臨時搭架起來的簡陋鷹架？那些造船工人駕輕就熟攀爬來去，扛木料、敲打裝釘，她得小心翼翼走在搖搖晃晃的窄窄橫木上，再坐下來攪動罐子中的塗料，以免天熱乾燥得快，日頭光光，無所遁逃。那麼長的工作時間，心中想的是什麼？一定有某些念頭，例如家庭、兒女，支撐著她熬過的吧。

豔日、噪音、木味與腥鹹海風，因為一隻斷臂猴子而起了一小漣漪。

阿公不知從哪裡帶回的，用長鍊子綁在鐵棚的柱子上，活動範圍很大，牠可以跳上跳下。人們作工無聊了，趁喝涼水歇息的時候耍耍猴子，猴子被耍久了，也懂得還擊，撿了地上的木塊躲在高處，趁人走近時丟擲，開心地跳上跳下吱吱叫，連狗也遭殃，汪汪怒吼。很多人莫名遭到偷襲，但這些鎮日勞作的工人，始終沒有放棄他們的小小休閒

娛樂。猴子也是。

猴子在造船廠裡是個不協調的、突兀的存在。當我無聊時，搬張椅子坐在牠攻擊範圍之外觀察牠，看牠在架上走來走去，坐下來搔癢，不時向噪音來處張望，有人經過便小心警戒。再來，就是偷偷觀察我。和牠四目相對時，我總覺得牠彷彿懂得我，懂得我在等待母親下班，懂得我和母親之間也有一條無形的鍊子彼此牽鍊著。

偶爾我留在造船廠過夜，夜裡一片闐寂，遠處的漁港和貨輪燈火高高低低，像鬼火閃忽，近處幾艘完成和未完成的船，在夜幕覆蓋下矗立著，只顯現輪廓，我在客廳或房間中，對這些隱身黑暗裡的船隻有著恐怖的想像，也許海盜或幽靈船的卡通看多了，便不大敢注視，怕看到船突然飄揚著骷髏旗幟浮在空中，又怕看到自己也不知道的什麼，尤其，當看守的黑狗突然一陣狂吠，大舅出門巡看時，更是讓我心頭發冷，起雞皮疙瘩。

印象中我從未見過一艘船的第一根木料是如何安置上的，所有的船永遠在「施工中」的狀態，建造的過程似乎很緩慢，然後，就像久久才見的親友之子，記憶中只是個喜歡哭鬧無理耍賴的小子，變成滿臉冒青春痘聲音粗嘎的少年，再來，突然長成就要進入職場的成熟青年。經過幾個月默默的建造，船身逐漸成形，再由專做細工的師傅搭上

俗稱「大公厝」的駕駛艙，之後，推進器的車葉、船錨也裝上了，不知不覺洋溢著的喜氣就像新漆一樣鮮明，招人注意，連小孩子都可以嗅到這股氣息，充滿期待。簇新的船身題上吉祥的船名，通常是三個字的，某些字因為出現的頻率太高，因此，還未就學的我便像認識卡通臉譜般記得那些字，如：金、發、滿、盈、榮、祥、吉、大……等排列組合出「金明滿」、「協順泰」、「福富發」……；等到黃道吉日，懸掛繽紛的大小旗、紅綵球，船東、船長、船員站滿船頭，準備了幾串長炮，幾大袋的糖果餅乾，混雜一元、五角的銅板，一群小孩候在船下，尋找最佳的位置。等吉時一到，用香炷點燃鞭炮，霹靂啪啦，炮光炸開，煙霧瀰漫，炮屑四處彈射，小孩邊尖叫著躲避，一邊眼明手快撿拾，一陣煙塵中，船身由底座拖曳著，順軌道的斜坡緩緩滑動，滑進海港中。我停止了撿拾，好奇張望，船會如何駛進海底？

但是，它只是鼓斜著船身入海，往下一陣子之後便離開底座漸漸地浮起來。接著馬達開始運轉，煙囪冒出黑煙，撲撲撲撲，轉個方向，開走。之後，底座被拉上來，濕漉漉的。原來只有它，是真正沿著軌道到達過港底。

新船下水的興奮和喧嘩，一直持續到捨不得吃的糖果餅乾慢慢變融、變黏、變軟，終於在螞蟻大軍來臨之前趕快把它吃完，之後，再耐心期待下一艘新船落成。

白天，工廠持續發出敲敲打打、磨利工具、鋸木頭的聲音。中午有一個小時休息，吃飽了飯，一群小孩被打發去睡覺，在床鋪打打鬧鬧一番，也就漸漸安靜下來。我是不想睡的，躺在床上眼睛晶亮，等著時間一到便要去敲鐘。然而，在豔陽下，午後，風彷彿也靜止了，只有大型的工業電扇賣力地吹送溫熱的風，來回地搖著頭，嗡嗡作響，成了助眠的唯一旋律。

隔壁工廠下午上工的鐘聲噹噹，突然一陣亂響，敲醒眾人未成形的夢，不一會，便有機器開始隆隆運作，我看到工人窸窣索索從屋簷、樹蔭、布棚下起身，打著哈欠搔搔頭髮，活動腰背，扭開水龍頭，彎下身掬捧雙手的水，往臉上沖洗，順道洗了一下毛巾，擰得半乾，圈圍在脖子，繫上掛滿螺絲起子、扳手、捲尺、榔頭、虎口鉗……的工作腰帶，最後戴起斗笠，有的乾脆直接赤裸著黝黑發亮的上身，眯眼看看外頭的燦爛，之後，便闊步走向陽光下那一艘艘等候著他們的船隻。

〈造船廠的童年〉評語

劉克襄

母親、猴子和我，貫穿了本文的主要內容，形成較為穩定的結構，造船廠的特色因而呈現。

最精彩的角色，個人以為在母親工作的描述。由於造船屬於陽剛的男性世界，母親的出現，形成強烈對照，只可惜著墨的篇幅不多。猴子則讓整個故事有了意外而有趣的橫生，活潑了整個故事的傳統敘述。

作者小時在造船廠的生活影像，或許是主軸，也是本文最豐富的血肉。其行文鋪陳相當活靈活現，未臨造船廠者，同樣能透過文字，在腦海中浮現生動的畫面。但若無母親和猴子的點滴在旁，還是不易撐出這個故事的獨特性。